

十三經注疏

七十四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 襄王年 盡九年

杜氏註

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

聘。發子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此魯大夫也

仲孫蔑。衛孫林。公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

疏。注魯衛至地闕。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

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林晉將為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之

也。下云城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鄭人于

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祖。成十五年會

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公羊以為

外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殊會以

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皆云吳在彼也。下云會不

與諸國同序。列也。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

子之。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

鄭人于戚。穆叔使鄭人聽命於會。故鄭見經不復。殊吳

公至自會。冬。成陳。還國遣成不復有告命。故獨

書魯。疏。注諸侯至魯成。正義曰。此成陳及十年成鄭。虎

者。楚立傳云。不書所會後也。彼為魯人。後明諸侯已散。故

作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成陳十年諸侯伐鄭於伐

鄭受命。成鄭虎牛還國各自遣。楚公子貞帥師伐

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在晉既聽屬部聞其見後遂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

明○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

王叔周卿士也或陵譏周室故告愬於晉

主○愬晉人執之士魫如京師言王叔之

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委使○夏鄭子

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即位○穆叔觀鄆大子

于晉以成屬鄆

觀見也前年請屬鄆故穆叔觀鄆大子至

疏

注觀見至成之○正義曰觀見釋詁也也前年請屬鄆

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疏受鄆命則豹當言及今巫來至

魯大夫也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

孫得臣如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其類皆是也○吳子使壽越如晉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二年會雞澤吳且請聽

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會

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故孟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秋大雩

旱也雩麥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

而雩兩故書疏注雩夏至書旱○正義曰例林龍見而雩

雩而不書旱疏是夏祭常禮所以祈甘雨也過時則書若

值歲旱則又脩此雩禮而為祈禱故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

為旱而雩非常雩過時也但經書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

別故為旱而雩傳皆言旱以釋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為

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於四時之旱又用用此禮

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傳不以旱禱之者皆過雩也經書  
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言發之是解發傳言旱之意也雩  
為旱禱而不書旱者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  
則書旱以明災成信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而獲雨則書  
雩穀梁○楚人討陳叛故也討治曰由令尹子辛

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

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札於陳而陳恨怨焉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疏刑○正義曰失其節故言不刑○共音恭斷丁亂反

釋例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與兵致討暴師經年加札於陳陳恨怨焉乃愠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為不刑也加札於陳者謂四年楚將伐陳聞喪乃正是也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也

詩曰周道

挺挺我心為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

直也為局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挺挺他頂下為局工迥反徐孔穎反

已則無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其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

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戰殺三卿欲以

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一可○背音佩

子此言止為殺公子甲與壬夫三人而已此注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已則無信尤共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共王無信之事故追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忿

逞訓解也共王殺此三人望解已意而諸侯

不從逞竟不解故云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夏書曰成

允成功亦說書也允信也言

禹是夏王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亦前逸詩也彼舜謂禹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承之功為二事此傳引之言共王無信故無成功杜順傳意

○九月丙午盟于戚

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為一事也

會吳且命戊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

**疏**

注公

告廟○正義曰凡諸侯會而盟者皆先會而後盟非先盟而後會既及其會知非後盟釋例曰明

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穆叔以屬鄆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鄆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忿

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近附近之近下文陳近同竟音境譴棄戰反復扶又反見

賢通○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

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改子辛所行○喪息

浪反行如字而疾討陳疾急陳近於楚民朝夕

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冬諸侯成陳備子囊伐陳

秋疏三十

四

吳一

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

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

**疏**

注公及至棣城○正義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

衛侯陳侯于襄伐鄭既會而伐并會書之計此亦○季子文

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在作階西鄉○斂

西鄉○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給衾衣

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

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

自作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序端

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注云作猶酢也東階所以吞酢賓

大夫即位于堂廣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

東而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而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

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上之宰尤家器為葬

備

充具也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

充匹婢反

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衣於旣反君

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無食如字又音嗣重如字又直龍反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相息亮反

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鄉父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為相三君也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

華弱來奔華極○秋葬杞桓公傳無○滕子來

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

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

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注杞入至以名○正義曰杞入

與成同盟故赴以名春秋以來唯僖二十三年杞成

懷陳校秋疏三十

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

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唯成五年盟于

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魯杞俱在未嘗與襄同盟嫌其

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

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蓋斷好之義也嫌於赴宋華弱與

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

尸甲反長丁丈疏注狎親至戲也○正義曰論語云雖狎

反調徒弔反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親

慢相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

是優為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

為優遂以優著名是優為調戲也

子蕩怒以弓拊華弱于朝子蕩

是優為調戲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

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疏注子蕩至曰拊○正義

故曰拊○拊古毒反貫古亂反曰貫者穿也張弓以貫

脊其頸頸穿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拊拊在手

曰拊在足曰桎頸貫於弓若手在拊故云以弓拊也桎拊俱

名為械釋名云械者戒也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拊於

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懼乃亂反又乃卧反

遂逐之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

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射食亦反注

同幾居豈反女音汝勝音升子罕善之如初追念所以得安

司城至如初正義曰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必告諸大夫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說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則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從理亦通也○注言子至得安○正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繆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繆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繆如初是為如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強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戌欲蓋華臣子罕

懷陳校秋疏三十

不怨樂繆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為大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非亢其從惡故異於服也○秋滕

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言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

駘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

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

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鄆疏注始代至受罪○正義曰昭二年晉

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見也大國正卿尚來見○十

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為坡卿注見於大國也○十

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風沙衛之謀於鄭

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

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復扶又反甲寅堙之環

甲寅堙之環

甲寅堙之環



城傳於堞

堞音因環戶關反又音患傳音附堞音堞一名俾亦謂之俾堞女塙也堞土山也思城為山山及女塙

堞而窺宋城是堞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

及杞桓

也言環城是環遶其城知周市其城為山山也

公卒之月

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

人軍齊師

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

齊師大敗之

敗於丁未入萊萊

共公浮桑奔棠

止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

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無字桓子陳桓

晏弱圍棠

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

鄭

遷萊于鄭國○遷萊于鄭五

崔杼定其田

定其疆界高厚高

經七年春

鄭子來朝○夏四月二下郊不從

乃免牲

稱牲既卜日也下郊

疏

夏四月至免牲○正義

疏

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

帝前

期十日也例稱祭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須卜之蓋

以郊

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前猶是啓整節內於法仍可

三卜

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郊

故免牲

而不殺也○注稱牲至禮也○正義曰僖三十一年

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注稱牲至禮也○正義曰僖三十一年

牛卜

日三牲成而下郊○注稱牲至禮也○正義曰僖三十一年

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

與信同議故云又非禮也○小

邾子來朝

○城費○費音祕難乃且以疏城之○正

義曰此傳唯說南遺請城之由不言時與。○秋季孫宿

不時則知南遺假託言有事難而請城之。○如衛（八月冬）無傳為。○冬十月衛侯使孫林

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

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于郕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

吹注謀救至鄭地。正義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

反會者當是國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曾求救也陳侯逃

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

諸侯丙戌卒于郟實為子駟所殺以霍疾赴故不書

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郟鄭地不欲用稱鄭伯故約文

上其名於會上。○鄆七報反又來南反字稱于消反。○試音試

下同為壽于偽。○疏注實為至會上。正義曰魯之隱閔實

反上其時掌反。○疏被弒而書薨諱而不言弒則亦不以被

弒赴諸侯此鄭伯實為子駟所殺而以霍疾赴於諸侯亦如

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弒故魯史不得書弒也。穀梁傳曰禮諸

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如之如

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為書卒而稱之也。二年盟

于雞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名法當書名故

進名於上其名本為下卒非是生名之也。如會者會諸侯於

鄆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

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

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鄆者赴以所卒之地故書之。陳侯逃歸畏楚逃

傳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

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

有小蒞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

始祖能注郊祀至殖者。正義曰言后稷周之始祖能

播殖者。疏播殖者辨知后稷是何人不為能播殖故祀以

祈農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禮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一大而祀之不言祈農也  
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  
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  
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  
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  
犬豕為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  
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社稷主為祈  
農事者斯有首矣祭祀者為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  
為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  
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  
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  
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殿王  
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為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  
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神以人為主人以穀為命人以精  
意事天天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意  
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仲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  
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  
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主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  
正德十二年刊 八〇火流卅 九

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

之月所謂春分。蟄 疏注啓蟄至春分。正義曰釋例曰

直立反夏戶雅反 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二

月節驚蟄春分為中氣是啓蟄為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

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

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復可郊故言

耕謂春分猶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

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其

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  
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  
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  
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正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地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  
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  
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尚則書禘過  
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  
南遺為費宰  
李

氏叔仲昭伯為隧正

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隧音遂。

**疏**

正至役徒。正義曰九年注云隧正官名五縣為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為主

役徒者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

使實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亦邾子也。

○秋季武

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在元年子叔聘

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難乃曰反。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

穆子有廢疾

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長丁文反下師長同。

將立之

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

露之濡已義取

**疏**

詩曰至多露。正義曰詩國風召南行非禮不可妄行。疏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

火充升

行乎謂早夜而行則多露濡已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

又曰弗躬

弗親庶民弗信

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

事

**疏**

弗躬至弗信。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注云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

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無忌穆子名起也。

田蘇游而曰好仁

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

詩曰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靖安也。介助也。

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其音恭下注同介音界下

及注**疏**

注介助也。景大也。正義曰定本介景皆為大也。

恤民為德

靖其其位所以

恤**疏**

注靖其至恤民。正義曰大生烝民立君以牧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君之與臣皆為恤民而設之也。

能安靖其敬在其職。位是其所以憂民也。

正直為正

正已

正曲為直

正人

曲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賦

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說三疏詩曰

至可乎正義曰詩小也小謂之篇言人能安靖其敬以居

爾之職位愛好正自之與之共處於朝則神明聽順之當

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之入又述其意能愛念下民是為德也

正直已心是為正也能以已正正人之曲是為直也此德也

正也直也三者和備是為仁也人能如其則神明聽順之大

福降與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好仁起必備有此行

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晉侯謂韓無

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疏注為之師長○正義

夫今言使掌其與諸公族大夫為師長也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

之言緩報非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公登亦

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後疏注禮登至一等○正義

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編賓賓父三揖至于階三讓公

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一言君元升

二等然後後臣始升一等是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請

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相息亮反下

反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

少安安徐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

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

順禮○委於危反蛇以謂從者也從順衡而委蛇

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疏詩曰至必折○正義

之篇言大夫賢者退朝而食謂公門入私門委蛇委蛇然委

蛇順從之貌詩之此意謂順者也今孫子為臣而君自處是

不順道以橫道而為委蛇其。楚子囊圍陳會于

鄆以救之。諸侯。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

之十六年。魯成公。疏。注魯成公。正義曰社必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知非者以

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一年。李唯十四年無十六年故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魯公子。及其元年

朝于晉。鄭僖元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

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

以瘡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奉

而立之。僖公。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一慶陳執政大夫

疏。使公之黃往。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楚人從之。為魏黃

反。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會曰楚人執公子

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

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

公子燮。注鄭子至公子。正義曰此燮舍之入陳鄭

息恠反。疏。有宿怨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

與師以生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敗之釋例曰陳蔡楚之與

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八之晉七莊伯詰其侵小且問陳

之罪子產若以東門之役出以免於讎及其侵蔡既無晉令

無直歸君死主少與疑以直不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

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善也。○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之也。

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邢徐音刑難乃

且疏。注時公至宋歸。正義曰公以正月如晉此會之下反疏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

即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傳。○古晉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業

故朝而稟其多少。○復共又疏。注晉悼至多少。正義曰反霸本亦作伯晉霸又如字。疏昭二年鄭子大叔云文襄

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始脩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

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晉侯謙不敢在國約京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政為邢丘之會以命朝聘

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子天叔之言不說悼公之法而遠陳文襄之令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

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黯子侯子丁。辟

也加罪以戮之。○先悉薦反又如字。疏。注辟罪至戮之。辟舞亦反注同熙許其反徐音怡。○正義曰辟罪釋詁

文也不直言殺而云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子駟知其謀已不以罪殺恐動眾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外非為

已討所以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疏。注二孫子自知說也。孫擊孫惡出奔衛。狐之子。疏。注二孫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未必有。○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

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補於晉子耳。疏。注

侵至獲告。○正義曰於時鄭無蔡怨又無晉令責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媚於晉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

者唯以獲告不告敗也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不順衆而喜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

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

知國有大命而有止卿童子三曰焉將為戮矣

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

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宗向成

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鄭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

于會故親聽命獻捷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悼

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疏正義曰禮卿不會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

公笑會則賤之稱人自是出例而云尊晉侯者此有鄭伯在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不敵晉侯無罪不合賤也但欲尊晉

侯無辭以見之故賤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也文二年晉宋陳鄭四國之卿伐秦皆賤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

同也諸侯之卿皆賤而獨不賤季孫宿者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注云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賤者禮

例已舉故據用會史成文是其義也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亦是有禮之事也○莒

人伐我東鄙以疆郟田莒既滅郟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疆居良反注同○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

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

矯子展欲待晉特晉求拔了孔總公孔子子矯子子馬

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壽從而

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也壽音授或如字注同幾居豈反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音授或如字注同幾居豈反

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北下詢謀也職主也言既下且謀多則疏義曰杜云北下疏義曰杜云北下

至王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

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

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

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

會鄭八年會邢丘必之會鄭伯未至而卒亦數之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

之言失信待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鄙我是

欲楚欲以鄭為鄙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如待也

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鄉和睦必不棄鄭四軍

中下新軍也疏登將中軍七句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

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間之舍之子杖莫如信完

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

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

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

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

不得于道

匪彼也行道謀謀於路人

疏

詩云至于道

小雅小旻之三章也言謀事之夫甚多是非相奪無從為是之故其事用此益不成也發言訕訕而盈滿於庭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者如彼道上行入每得人即與之謀意無所從為是之故用此不得于正道也○注匪彼至適從○正義曰鄭玄以匪為非如非行適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社以如者如似他物故以匪為彼言而彼行人逢值歧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請從楚駢也受為道適為行言道上行人相亦當然

其咎

駢子駢名○駢非反

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

晉

伯駢晉大夫○駢扶賢反又扶經反

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徵

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

寧處素索敝賦

素盡也○敝居領反索素各反注同一音所百反

以討于蔡

獲司馬燮獻于邢女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

秋語所法

初元并

十六

朱文

兵于蔡

稱舉也○女音沒

焚我郊保

郭外曰郊保守也

馮陵我

城郭

為迫也○馮及冰反注同

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違啓

處以相救也

違暇也啓疏也○疏正義曰皆釋言文也

疏

正義曰皆釋言文也

舍人曰問暇無事也李延曰啓小疏也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翦盡也控告引也○覆

芳服反控苦貢反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

愁痛

夫人猶人人也夫音扶注同

不知所死民知窮困而受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

孤鄭不

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

命

見計

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一介獨使也行李行

也○介古質反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

也○介古質反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

遠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為明年晉伐鄭傳。見賢遍反或如字。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謝公此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

梅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表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標徐扶妙反又扶表反與許應言反。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

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譬本亦作辟音譬。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元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彤徒冬反復扶又反。宣子曰城濮之役

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

于襄王以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雍於用反藏如字徐才浪反。句也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

君子以為知禮范句受之所謂知禮。疏注彤弓至

巨晉君子以為知禮范句受之義義在晉君故。疏注彤

知禮。正義曰文四年審合來聘為賦彤弓審俞不敢當此賦彤弓而宣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彤弓當審俞故審俞不

敢受此賦彤弓其義在於晉君非當范句故范句受之而為知禮也。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疏注天火至故書。正義

於此須言告者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眉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公羊此言。夏季孫宿

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為此注以異之。

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秋八月

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冬公會晉

正德年  
火充卅

十七

侯宋公衛侯曹伯也呂子邾子滕子薛伯祀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也鄭十有二月巳亥同盟

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二月巳亥以長曆推之十二月無巳亥經讀戲鄭地。戲許宜

反注伐鄭至鄭也。正義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於時鄭實不服諸侯

自同盟耳鄭不與盟也此注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者此盟鄭與傳文分明不是準約同盟之文始知鄭與盟

也杜言此解經於盟不書鄭伯之意耳經若重序諸侯必當鄭伯在列但經已前目諸侯不復重序鄭伯不見故特解之

以其伐鄭而書同盟則鄭與盟可知同盟之文足以包鄭故不復見鄭伯耳非謂因伐而同盟者所伐之國必與也柯陵

之盟鄭實不服諸侯自相與盟非同鄭也文同事異不可執彼以難此十一年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文與此同矣

此經書十二月巳亥同盟于戲傳言十一月巳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而傳於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

其三門巳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經以長曆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巳亥十二日巳未朔五日得癸亥故長曆參

正德年火亢卅校上下巳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則其月

不得有巳亥經書十二月誤也此誤者唯以一字誤為二非

書經誤也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

知將有火災素注樂喜至之政。正義曰文七年及成戒為備火之政疏十五年二傳言宋六卿之次皆云右師

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是貴故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然則宋國之前當右師為政卿今言司

城為政卿者蓋宋以華閱是華元之子以元有大功使閱繼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使為政齊任管夷吾魯任叔孫婁皆

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此傳有以為政者以為救火之政耳但從此以後歷檢傳文鄭人討賊宋人獻王秩築臺之

謳削向戌之賞皆是政卿之任故言為政卿也下晉侯云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宋人自知天道當有火災故子罕素

相戒勅為備火之政也自伯氏司里以下巷伯隸宮以上皆是子罕素戒之也其事祀之事是政卿命之非子罕也

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疏注伯氏至里宰。正義曰釋言氏里邑也李巡

公里居之邑也是里為邑居之名也周禮五鄰為里以五鄰  
同居故以里為名里長謂之宰周禮里宰每里下土一人  
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  
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  
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使伯氏司此城  
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表火道以來皆使此伯氏率  
里民為之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大屋難徹就塗之  
**陳畚**

**獨具綆缶**  
畚箕龍獨土器也獨九錄反綆古杏反汲水索缶方九反

汲水瓦器實其位反龍力東

**疏**  
說文云畚蒲器所以盛糧也宣二年注云畚以草索為之其器可以盛糧又可以盛糧

也論語稱為山用簣是簣為盛土之器故以畚為簣龍也說

文云獨執持也戰持者執持此舉其臂如戰形故出其字從

手謂以手持物也與畚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獨是舉土之

物也綆者汲水之索儀禮謂之綆方言云自關而東周洛韓

魏之間謂之綆關西謂之綆釋器云盜謂之缶說文云缶瓦

器所以盛酒漿亦謂之罍罍可以汲水故**備水器**  
盆罍之屬

云汲器也易井卦亦謂取井水為汲也

**量輕重**  
計人力所任  
**蓄水潦積土塗**  
巡

**文城繕守備**  
巡行也文變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

守手又反注守備同巡行下孟反

**疏**  
巡文城正義曰十

下同度待洛反下同處昌慮反

**表火道**  
火起則從其所趨標  
**使華臣具正**

徒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  
**疏**  
注華臣至主也正義

之正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致民是  
司徒掌役徒也言具正徒司里所使遂正所納皆是臨時調  
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  
**今遂正納郊保**  
疏  
正義曰

**奔火所**  
隱正官名也五縣為遂納聚郊野保守  
**疏**  
正義曰

救之。正義曰此隱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  
掌其遂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鄰五

鄭為鄆五鄆為縣五縣為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鄭玄云郊內此間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鄭鄆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賈誥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郊內屬鄉者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郊外屬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全離所守司徒令遂正量其多少統之於國隨火所起而奔往救之華臣直言且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火百役即止畜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

**使華閱討右官官死其司**

往救之直救火而已

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它具也

**向戌討左亦如**

**之**

左師 **使樂端庀刑器亦如之** 樂端司寇刑器刑書○端市專反

**疏** 注樂端至刑書○正義曰此人掌具刑器知其為司寇也恐其為火所焚當是國之所重必非刑器為刑書也

哀三年魯人救火云出禮書御書書不名器此言刑器必載於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彼鑄之於鼎以示下民故譏其使民知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當書於器物官府自掌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居此

器耳 **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

**充武守**

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馬如字徐尺遂反下

同守手又反下同

**疏**

注皇鄭至其官○正義曰服虔云皇人之子大司馬叔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鄭掌此事皇鄭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為校人具司馬之屬官也

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申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為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

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國有火災恐致姦寇故使司馬命此

二官出車馬備甲兵以防非常也傳言此武守者甲兵器職

藏於府庫若今武庫使具其守守此 **使西鉏吾庀府**

**守**

鉏吾大宰也庀六官 **疏** 注鉏吾至之典○正義曰鉏吾之典○鉏吾音魚

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

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

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也杜以府為六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具其守劉炫以為府守

府軍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車  
忽令羣官所主案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  
以典籍為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為府庫財物便是  
不重六典唯貴財物劉令司宮巷伯徹宮司宮奄眉  
以為府庫而規杜非也

**疏**

注司宮至之事正義曰昭五年傳楚子  
欲以羊舌肸為司宮欲加宮刑以此知司

宮奄臣謂奄人為臣主司宮內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鄭玄云奄稱士  
者異其賢也奄人之官此最為長則司官當天子之內小臣  
也周禮又云寺人主之王內五人鄭玄云正內路寢也釋宮  
云宮中巷謂之壺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求  
巷是巷者宮內道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也周禮內小  
臣其次即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又以詩篇名巷伯為  
云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鄭以巷伯為內  
小臣既無明二師今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  
文各以意說

**疏**

注二師至祀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  
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

懷陳校

秋疏三十

重校

二十一

棄福

夫每鄉鄉一人天子六鄉以少卿為之長此傳云二師令四  
鄉正則別立鄉正非鄉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  
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  
退而領之于其鄉則鄉正當屬司徒此傳言二師命之者上  
文右師討右左師討左則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  
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  
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  
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特所  
立非正法也於時宋置六卿况四鄉乎周禮祭人鬼曰享故  
享為祀也止令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下災彌  
祀社稷禱祠鄭玄云天災疫厲水旱也彌猶編也編祀社稷  
及諸所禱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  
鬼神鄭眾云索鬼神求發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  
與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神而祭之  
此遇天火為災亦當編祀羣神其所合祝宗用馬于四  
祭皆應祭之也蓋火起始命之祭耳

**壙祀般庚于西門之外**

祝宗宗人壙城也用馬  
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

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灾有幣無牲用馬祀盤  
庚皆非禮○壙本又作肅音同盤字亦作般步干反禳如羊

**疏**

注祝大至非禮。正義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

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

宗使奉此祭。非鄉正所為也。文承二師命下。亦是二師命之

成以讓火也。讓郤也。郤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弟

微子之八世祖也。盤庚之為殷王。無大功德。而祀盤庚者。當

時之意。不知何故。持祀之也。祀盤庚。不別言牲。明其祀亦用

馬也。城以積土為之。土積則為陰。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

祭城以讓火。禮亦無此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

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

此幣。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伯氏。司里次

華。臣具正。徒次到。隧正。納郊。保然後二師。惣屯。羣官先。右後

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

官。充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

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晉

侯問於士弱。弱。士溼。溼。之。子。莊。曰。吾聞之。宋災於

懷陳校。秋疏三十。重校。三十一。華福。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曰古之火

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

鷄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鷄

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味竹又

反。徐丁。講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鷄音。純見。如

字又賢。疏。注謂火至。放火。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五行。通反。掌其職。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謂能其事者。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神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女官。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特。因祭四方。配帝。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特。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正配食也。火正配火星。而食有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不知配何神。而食。經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權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



為之鄭尚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味為火之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初星張翼軫七者共為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味謂初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味謂鳥陽七星為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味謂之味鳥首也七星為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在頸七星與味相連故也鳥火星昏不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味為鳥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暗候大火心也在最明故時候上焉以是故此傳心為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出火葉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房也此傳大火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房也此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味也

**丘** 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高丘立主辰辰大火也今為木星然則閼伯在宋地也

**疏** 注陶唐至宋地○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為陶唐氏是堯有天下以陶唐為代號也

言高辛氏陶唐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閼伯高辛氏之子遷閼伯于高丘主辰辰大火也爾雅以大辰為大火辰是辰為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為宋星也

伯已居商丘初大火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高丘也

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言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初大火又曰宋大辰之虛也然則商丘在宋或以為漳水之南故也

為商丘非也是由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注俱以閼伯之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相土因之故商** 謂出內火時

**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

**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

火至大火○正義曰祀大火者閼伯祀此大火之星居商丘而祀火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則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鄭玄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疆界也

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云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

衛也降婁晉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  
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折木燕也是言地屬於天各有  
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存者本是誰說其見於  
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為晉星二十八  
傳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  
帑周楚惡之則朱息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  
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於  
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  
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  
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  
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  
不知其分誰分之也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吳  
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遂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  
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群國以配諸  
次其地分或多或少或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  
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為古者多得其効  
蓋古之聖哲有以爻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注相土至大火  
○正義曰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本  
紀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

懷陳校

欽疏三

苗

福

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天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  
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以封商以為一代大號服虔云相  
土居商丘故湯以為天下號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  
丘故湯以為國號案詩述后稷云即有邱家室述契云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即稷封邱而契封商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  
為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  
之先契在唐虞對於商武王封微子啓為宋公都商丘是同  
鄭玄說也傳言周主大火商謂宋也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  
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為昭商昭八年傳曰自根年至于商衛  
是名宋為商之駿釋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  
者是湯之祖亦宋之祖也堯封閼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歷  
數世故云代閼伯之商人閼其禍敗之讖必始於

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閼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  
伯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

故知天道之災必火○讖書許  
新反數所主反下同更音庚  
謂殷商之人為王之時數其禍敗之讖必始於火言其政  
教有失將致禍既開禍敗之讖必有大災應之也今宋是

商後亦如商世欲有禍敗必初始於火是以言日知其有天  
道也然商不居商丘必有火者以商是相土子孫相土居  
唯而此而已亦不知爾時宋有何失而致此災也傳公曰可

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變亂亦

殊故公曰至知也○正義曰公曰此事可必乎但有

政小失天夫棄之或下災異真其覺悟或可常有火災也若

無所象故不可必知也也象謂致祥有所象似以飛入

之聘也宣子聘○穆姜寔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

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淫橋如欲廢成

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艮古根反疏注艮下至

鄭玄云易者探著變易之數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供範言卜筮

之法並卜從二人之言是言筮用二易之事也大小周官而職

掌三易然則周出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文唯

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皆公七八為占故此筮遇

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探者言爻繫辭有法其探

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

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

爻傳之諸筮皆是占變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

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實然以否世有歸藏易者偽妄之書

非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為用連山為用

歸藏所云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為先代之易其言亦

無所據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先儒為此意者此言遇艮之八

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史曰是謂艮之

之下別言周易如此遇八非周易也

○正義曰震為雷兌為澤象曰澤中有雷隨鄭玄云震動也

兌說山內動之為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

隨 三三 震下兌上 隨史疑占易遇八為不利 疏 注震下

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

至論之

從之故謂之隨也史記古易遇八者為不利故更以隨其

出也史謂隨卦君必速出姜曰云亡猶無也。亡如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

疏注易

折之。○正義曰易筮皆以變者為占傳之請筮皆是也若

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據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為占此元

而利貞無咎是隨之彖辭也史言是謂艮之隨者據周易

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正也隨卦震下兌上以剛下

柔動而適說故物皆隨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逆於時也相隨

長也亨嘉之會也利我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誣而

疏注言不至吉事。○正義曰不誣四德者四德實有於身不可

誣罔以無為有也如是乃遇隨卦可得身無咎百明其無此

四德而遇隨卦者乃是誣而相隨非是善事故得隨必有咎

也善妻自以身無四德遇隨為惡其意謂隨為惡卦故云雖

而正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

而害身不可謂利奔位而效效淫之別名。效戶

疏注易

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

效今時俗語謂淫為效

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處乎

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疏元體至山矣

以上與周易文言正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元者

始也以利物得其始為衆善之長於人則謂首為元元是體

之長以善為體知亦善之長也亨通也嘉善也物無不通則

為衆善之會故通者善之會也物得其成乃各為義義理和

協乃得其利故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

故正者事之幹也體仁以仁為體也君子體是仁人堪得與

人為長幹仁足以兵人也身有美德動與禮合嘉德足以合

禮也以已利物義事和協利物足以和義也正而牢固事得

幹濟貞固足以幹事也此四德者在身必然固不可誣周也

是以雖得隨卦而其身無咎今我婦人也而與於倚如之亂

婦人卑於男子固在下位而有仁之行不可謂之元也不

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之亨也作為亂事而自害其

身使放於寡宮不可謂之利也棄夫人之德位而與倚如淫

於不可謂之貞也有此元亨而貞四德乃得隨而無咎四德

我皆無之豈當隨卦也哉我則自取此惡其自身能無咎乎必

死於此宮不能出矣○秦景公使亡雅乞師于楚楚將以伐

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

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得所

夫不失守各任其士競於教奉命其庶人力於

農穡種曰農疏注種曰農收曰穡○正義曰農是力田

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疏注四民不雜○正義曰

此傳言其士競於教是說士也庶人力於農穡是說農也士

農已訖唯唯有土商在耳故以阜隸賤官足成其句是言四民

不雜通上上庶為四也○韓厥老矣知然筮曰為以為

以阜隸工商為四也

政代將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

使句佐中軍偃將上軍。少。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

厲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厲魴讓起起佐上軍厲魴親

絳之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君

明目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當是時也。晉不可

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

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

幾。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

崔行宋皇鄭從荀息士匄門于鄆門鄭滅也

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滕人薛人從欒黶

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杞人郕人從趙武魏絳

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疏斬行栗。正義曰行

道上之栗周語云列樹以表疏道也。謂之行栗必是

道如此行栗是表道之樹。甲戌師于汜汜鄭地。栗汜

百凡令於諸侯曰脩器備戰備盛饘糧饘乾食。百成饘

侯以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肆

管圍鄭肆緩也。管過山不書圍鄭逆服疏注肆。緩至成

不書圍鄭者此肆管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

之軍內犯法者服屣以為放鄭囚案傳未與鄭戰無囚可

不成圍故也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恐立勇反。中行獻子曰

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

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復扶又反。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敝楚人敝能也。罷音皮。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疏注

西軍為三部。正義曰賈逵以為三分四軍為十二部鄭眾以為為分四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元敵

動而楚三來欲罷楚使不能也。與諸侯之銳以逆

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

愈於戰戰勝聚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以逞

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可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艾魚廢反又五蓋反法同。諸

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

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鄉公子騅子騅公

子發子發國公子嘉子嘉孫輒子輒公孫蠆子蠆公

孫舍之子舍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鄭玄云

反商丁疏注門子鄭之適子。正義曰周禮小宗伯掌三

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是鄭之適子為門子也。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

盟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騅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聞也。介音昏

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

則之間又如字

注同猶聞音問

則之間又如字

之力強要鄭○要一遇反注強使其鬼神不獲歆其

要下要人○要盟皆同強其文反

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

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歆許今反墊丁念反隘於懈反底音旨自今自既

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

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庇必利反苟偃

曰改載書子馬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

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

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

帝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

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

盟而還遂兩用載書○休許判反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

復伐之十一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

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後扶又反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長

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十一日

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

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改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

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

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

陰阪有障○閏月依注讀為門五日收音反又扶板反番芳

元反更音庚復扶疏注以長至南津○正義曰杜以長歷又反消干斲反推之此年無閏故知此閏字當為門

五又月當為日出晉人分四軍為三番以二番為待楚之備

一番以攻鄭之門一番一門以癸亥初攻每門五日積一而

日欲以言鄭而來楚也楚不敢來鄭猶不服至明日戊寅濟

于陰阪復侵鄭外邑而後歸也鄭都洧水之旁故知陰阪南



澤也。滿氏難云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  
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  
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  
改爲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爲門五日  
乎。秦氏釋云以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既言三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門五  
日三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上下符合故杜爲此解  
蘇氏又云案長歷襄十年十一月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  
四月已亥是十九日擄丁未至已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  
十一月之後十一月四月之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  
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爲長歷於十年無閏也。次于陰  
十二月後置例既十一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

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

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

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周公年季武子

對曰會于沙隨之歲沙隨在成君以生十六年晉侯

曰十二年矣是謂一歲一星終也而一周天疏

注歲星至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  
曆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上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  
度火七百八十八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  
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百三十三度十二年而一  
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君可以冠矣大

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宜文之禮

行之裸謂灌鬻酒也享祭先君也○疏注裸謂至祭先  
盍戶牖反裸古亂反灌古亂反疏君也○正義曰

周禮大宗伯以時獻裸享先王壽人凡祭祀之裸事和鬯鬯  
以實彝而陳之鄭玄云鬯鬯金香草也鬯釀秬爲酒分香條

暢於上下也祭鬯金香之以和鬯酒郊特牲云灌用鬯其鄭  
玄云灌謂以圭瓊酌鬯始獻神也然則裸即灌也故云裸謂

灌鬯酒也裸是祭初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  
鬼曰身故云享祭先君也劉炫云冠是大禮當編羣畜以

以

金石之樂節之以鍾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桃處之也

以始祖之廟為桃也桃也桃也疏君冠至處之。正義曰冠是嘉禮之大者當祭以告神故有裸享之禮以祭祀也

也國君無故不徹縣故有金石之樂行冠禮之時為舉動之節也冠必在廟故先君之桃處之也既行裸享祭必有樂所

言今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諸侯之冠禮亡唯有士冠禮在耳其禮亦行事於廟而不為祭祀士無樂可設

而唯處桃同耳士冠必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公則四大戴禮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案此

傳文則諸侯十二加冠也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十二加冠親迎于渭用天子禮則天子十二冠也晉語柯陵會趙武冠

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則大夫十六冠也士無則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注諸侯至為桃也。正義曰

祭法云遠廟為桃天子有二桃鄭玄云桃之言桃也越上去意也諸侯無桃聘禮云不曠先君之桃是謂始祖廟也聘禮

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為桃諸侯五廟則桃始祖也是亦廟也言桃者桃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

故特言桃耳昭元年傳云敢變豐氏之桃大夫之廟亦以桃言之是尊之意也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亦散

也故今寡君在行未可也六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疏注成公至所處。正義曰成公是獻

衛之曾祖即云桃謂曾祖之廟也曾祖之廟何以獨有桃名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為三鄭之豐氏豈得立曾祖之廟乎而亦謂之桃也杜言從衛所處意在非舊說

也以晉悼欲速故寄衛而假鍾磬其裸享之禮歸魯乃祭耳假鍾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

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

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

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並之言豈敢

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疏注質主也。正義曰

負之為主以意言耳無正訓也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云雅強  
是從二辭俱以告神是其無定主也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  
之信故神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特善之

主也是故臨之神臨明神不蠲要盟也背之

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

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罷音度疏注中分鄭城中里

徐音彼中分並如字徐音丁仲反盟地知是城內口名楚莊夫人卒其王王未能定

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施恩惠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積子賜反下同聚才佳反貸他代反自公以

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亦無困人

不匱公無益不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所以幣更

不用實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車服

從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二駕而楚不能

與爭三駕二與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紅於向其秋

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期音基本亦作其向

反

附音春秋註疏卷第三十

杜氏註

孔穎達疏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

祖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子不稱子從所稱也相楚地也祖相加反疏注吳子

正義曰成十五年諸侯大夫會吳于鍾離五年魯會吳于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傳云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也五年

會之故曰會吳子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彼稱

吳子此不稱子者從其所稱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

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劉炫云從所稱者諸侯盟

會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

以爵書策兵是東夷之君未聞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為吳不

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

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偃

陽福陽姁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相會而滅之故疏注偃陽至曰遂正義曰偃陽姁姓傳文也鄭語云姁姓駟

鄒路偃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相會而遂滅偃

陽雖復隔以日月文猶繫於會相因會相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八公至自會楚

公子自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瑩不親疏注荀瑩至兵也正義曰傳稱荀瑩伐秋莒

兵也秦而經不書瑩知瑩不親兵以師告也人我東鄙八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疏注齊世至滕上正義曰

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等未誓則以反帛繼子誓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等未誓則以反帛繼子誓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十九年

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相之會列於小邦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代也傳稱崔杼使大子光死至尸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功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

也○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

名以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文故不得言其大夫疏注非國至大夫正義曰若

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孔子殺召伯

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糾止司臣之

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

是其所有也君具臣之君故書殺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哉

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賊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

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

殺蔡侯申注云賤者故稱盜不言殺其君賤盜也文十六年

公羊傳曰大夫殺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

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

復為告命如獨書會成而不叙諸侯復扶又反

○楚公子負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

疏注壽夢吳子乘正義曰十一年吳子乘卒是也服虔

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

相涉服以經傳之異即欲使同之然則餘祭戴吳皆復同聲

也當是名字之異故未言之二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

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先從東道與東諸侯

高厚子也癸丑月二十疏注吳子至六日正義曰言先

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二月一日五月庚寅云  
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成九年閏月為  
門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社備言其日也劉玄曰社言士  
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

莊子曰高子相天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

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年

齊殺高厚二十五年殺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相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疏注經書春書始行正義曰傳言夏會而經書春知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君赴盟會者初去告行而已盟會

必行還乃書向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即書會也

明其皆是行還告廟乃書之耳但所書者或追記發國之初

或即書所會之日此會相以其經傳不同乃知春行夏會其

餘傳無會日亦應有如此者如此之類是追記初行也二十

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云云于澶淵成五年十一月己丑公

會晉侯云云于燕卒如此之類是即書會日也此蓋舊無定

法史官不同○晉荀偃十凶請伐偃陽而封宋向

故立文異耳○荀偃曰城小而

戊焉欲封之為附庸○行下孟反荀偃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

車以從師○董疏董重如役○正義曰重者車名也載物

徐音謹挽音晚疏必重謂之重人挽以行謂之董軍行以

載器物止則以為潘營此人挽此重疏偃陽人啓門請侯

車以從役也宣十二年解已具之疏偃陽人啓門請侯

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邠人紇扶之以出

門石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邠邑大夫仲尼父叔

門出在內者○將晉玄注及下同縣側留反紇限疏縣門

發反袂烏穴反徐又古穴反出如字一音戶遂反疏縣門

者○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以縣門上有寇

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偃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

邠人紇扶而卒之以出門者謂文門者也紇為邠邑大

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孔子之父名紇字叔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不任受文此責。羸為危。反重直用反任音壬注同。

七

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言當取文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

日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躬在矢石間。卒音子忽反。

疏

正躬在矢石間。正義曰服虔云古者以石為箭鏃引。臣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指矢貫之石鏃以證石為箭。

鏃若石是箭鏃則猶是矢也何指矢而並言杜言在矢石間則不以石為矢也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礮成雷礮不碎是也。

甲午滅之日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言其因會以滅

國非

注言其至之也。正義曰僖四年公會齊侯云云之也。疏。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

此之類一行而有一事者法當言遂遂非善惡之名而此傳特云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則知此言遂者有非之意

所以然者彼因伐遂伐本謀氏行兵容可一舉而伐兩國會非征伐之事荀偃士句於會始請則偃陽無大罪諸侯無宿

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稱言自會也是九其從會行也釋例云會以滅上下敘德刑遂。疏。偃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

是言因會以滅國非之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則舊史不然本蓋別書諸侯滅偃陽仲尼改之而言遂耳

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貶如之

言見賜之厚無

過此。賜也。疏。光啓寡君。正義曰光啓音况賜也。宋國開其疆竟以賜寡君。若卑賜臣是

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

乃二宋公。宋公其晉侯於楚立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疏。宋人不當請荀偃士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偃

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為人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

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為士。疏。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護



其曰桑林先儒無以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  
曰當以人為禱湯以人鬻髮斷爪自以為禱而禱於桑林之社  
而雨大至方效千五至或可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  
也皇甫謐云設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護別名無文可馮  
未能也荀彘辭之辭也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

**商禮** 宋王皆後晉以周公故魯有禘樂賓致不用之  
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

○正義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廟朱干  
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被袞祭用大武  
大夏而不言詔護以二十九年嘗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  
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  
三年大祭禮無過者如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禮唯  
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亦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諸  
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六武是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  
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  
祭之樂也共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  
出八佾王百八佾出入奏舞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性其

也如祭也鄭注云不入性不奏昭夏王出入者出入亦奏王  
夏奏舞夏又禮記祭統云六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  
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  
也而荀彘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  
用四佾樂則天子禘用六佾樂也鄭康成義以為禘禘各異  
給大禘小天子給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  
有周之禘祭之樂非也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典禮實得與同  
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富  
時之失用之已夕遂以為常荀偃士句引過魯之事以諸晉  
侯使聽宋且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年為士讞吳以引徵  
百生亦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具天舞舞師

**題以旌夏** 師樂師也旌夏人禮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  
其行列也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

**疏** 舞師題以旌夏也旌夏人禮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  
其行列也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

反又如字下疏 舞師題以旌夏也旌夏人禮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  
其行列也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

同行戶郎反疏 舞師題以旌夏也旌夏人禮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  
其行列也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題人者

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  
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云曰

**旌懼而退入于房** 旌夏非堂卒見之人心去旌卒  
偶有所畏卒寸忽反

旌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云曰

旌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云曰

旌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云曰

旌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云曰

旌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云曰

旌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云曰

旌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云曰

旌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云曰

旌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云曰

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去起呂反

反卜桑林見崇見於卜祀○見醫息遂反荀偃士荀欲奔請

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

則以之以用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晉

侯有間間疾差也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

之夷俘譯俘中國故謂之（疏）謂之夷俘○正義曰昭十

獻俘于文室不言謂之夷俘彼真是戎也此言謂之夷俘明

非夷而謂之夷知其詳俘中國改名之也莊三十一在傳例

曰及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中國之俘既不

合獻王故獻廟亦詳知其無罪內慙於心故諱之謂之夷俘

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霍陽宗族賢者令

有王命○令力呈（疏）注霍晉至王命○正義曰霍是舊國

反下令在勅令同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為晉邑也內

史掌爵祿發置周禮內史職文出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

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組立之論語所云與

戒國繼絕出者謂此也晉侯以偃陽之罪不合絕祀故歸諸

天子使周內史選偃陽宗族賢者繼嗣偃陽之後令居晉之

霍邑以奉其祀之祀依鄭語及出本皆云偃陽姁姓是祝融

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出祀不絕今復繼之

善其不戒姓故曰禮也晉侯不自選其人而使周內史者諸

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

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為霍邑者班固漢

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劉焯云霍晉邑人掌邑

大七相鄒邑大夫梅鄒師歸子墨獻子以秦董父為

右嘉其生秦不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

秦不茲一本作○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

母宋地○此言子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

斯反母音無

攻其城

晉荀息伐秦報其侵也九年在衛侯救宋師于

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

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

病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

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也皇耳自皇成子孫文子

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問繇繇直教反繇注

兆辭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三兆二曰三兆

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其

云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

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

得繇以告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

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

北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

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

獲鄭皇耳于大丘蒯孫科父子。喪息浪反。秋

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於魯無所取諱

之品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子墨獻子曰鄭其有

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爭爭關周猶不堪競

况鄭乎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二士乎鄭簡公

國子日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昔人間諸侯

盜殺三大夫傳。少詩照反任音子。

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問問則之間。諸侯

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大夫宜賓之以上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今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長丁文反。已酉師于

牛。鄭。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

師而黜其車。也黜滅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

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及車猶多過制。○疏。注言女

正義曰前已或損其車後云爾車非禮明是仍購車多言其過制大夫之制不知車常幾乘從軍之車未必制有定限子

駟心憎尉止嫌其豪富。本意不為過禮制也。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

田漁司氏堵氏侯氏子使氏比日喪田焉。田焉。田畔

驅為田漁。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疏。注况或反。者音者或丁古反喪息浪反下同。疆在良反。疏。注漁田

正義曰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代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然則

溝洫俱是通水之路相對大小為異耳皆於田畔為之故云田畔溝也為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過制

子駟為此田漁正其封疆於分有剩則或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

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云此謂都鄙采地之制也。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

因八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八公子嬰等之黨。嬰許其反本亦作照又音怡。

於曰天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

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

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

之朝。公殺子駟子國子所劫鄭伯以如北宮

子孔知之故不死

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難乃旦

慮反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士也大夫謂卿子西

聞盜不傲而出

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微音景夏戶雅反尸而追盜先臨尸而

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

喪子產聞盜

子國為門者置守庀羣司兵衆官。庀匹婢反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

七乘

千二百七十五人。藏才浪反。又如字守手又反乘繩證反。尸而攻盜於北

宮子嶠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尉

尉止子司齊司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

正德十二年刊

火荒三上卷

十

政辟

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疏注

羣至朝政。正義曰於時鄭伯幼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一人獨決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

於已新經禍亂與大夫設盟為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不得干與

朝政令其權柄在已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子產謂之專欲難成謂此也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政之

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若如服言唯當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子孔若為此法即是自害其子子孔

之子亦當恨何他家門子乎焚書會門則還依舊法舊大法若父死子代子產即應代父何由十九年始立為卿大

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

請為之焚書

既止子孔又勸令燒子孔不可曰為

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

難乎

難以至治。治直吏反。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合三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

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

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

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致使遠近身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

而戎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得鄭也不書於會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梧音且反

士魴魏絳戎之書曰戎鄭虎牢非鄭地也言

將歸焉二年晉拔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戎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之於鄭以見

晉志○復扶又反見賢遍反下同疏諸侯至歸焉○正義曰如此傳文諸侯非復鄭有今較鄭之言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

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例曰虎牢鄭之郊竟晉人既有之矣又城而居之將以加月鄭鄭畏而強服遇楚而復叛八年

之間一南一北至於數四晉悼慮其未已故大城置戎先以

示威鄭服之日釋戎而歸之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

探書具本心善之也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

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統也陽陵鄭地○遠本亦作環戶關反

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登樂蟹曰逃楚晉之

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

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潁音穎子矯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志從之將退

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

楚亦以退之楚以退霄涉願與楚人盟夜渡良陰厭集晉知之

欲伐鄭師伐步荀鑿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厄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

禦魚呂反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伐之資○

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受不可命以不如還也丁

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楚人亦還

鄭服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輿王

右伯輿右助○右音以注同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

復之欲奔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殺古卯反

不入遂處之劉叔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

與伯輿訟焉爭曲王叔之宰宰家與伯輿之大

夫瑕禽瑕禽伯輿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

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難門柴門閨實小

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

旒之盟平王其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

其職駢旒赤牛也駢駢旒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難○從才

共音疏有七姓也以禽言伯輿之祖是七從之一言其也

貴也其祖為王王備犧牲以其祭祀王宗牲用備具王所賴

之言其出有功也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以龜矢大臣結盟令使

出掌其職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駢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

駢尚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諸言駢皆是赤牛

駢尚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諸言駢皆是赤牛

駢尚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諸言駢皆是赤牛

則知此駢旌是赤牛也。旌謂尾也。共旌，頌之。曰世世無

用故其字從旌。旌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

失職若筆門，閔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日。今自王叔之相

也，遂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疏刑放於寵。刑放於寵，

罰放赦之事。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吾能無

筆門，閔竇乎。言王叔之屬，疏不勝其富。○正義曰：勝訓堪，

富此。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正者不失下之直。疏，下而至正矣。○正義曰：凡在上，正定

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故云正者不

失下之直也。劉炫云：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晉斷王

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昔在下而無直，范宣子曰：天

心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

之於王，○右音又，下同。左，疏。天子全左之。○正義曰：人有

音佐，下同。左右亦並如字。疏，左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

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宣子知伯與直，故從王之所助也。

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合要，要契之辭。○契，疏。使王至

正義曰：周禮卿一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

玄云：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刻矣。彼謂官人略取罪狀為真要

約之辭，於今之辭事也。漢世各斷獄為劾，故云如今刻矣。此言

要辭亦昇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

語。相辯以合伯與與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與其要約之辭也。

王叔奔晉，不書，曰不

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代王

經下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二軍。

增立中軍，萬一

疏

增立中軍，萬一

疏

增立中軍，萬一

疏

增立中軍，萬一

疏

增立中軍，萬一

疏

增立中軍，萬一

疏

增立中軍，萬一

疏

增立中軍，萬一

疏

增立中軍，萬一

疏



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萬已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二軍也杜見其以二改二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禮夏官序文

夏四月四十一不郊不從乃不郊傳無疏夏四至不郊。正義曰此四月

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免牛美示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鄭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疏進之。正

義曰劉炫以為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為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為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上耳劉炫元所依焉直云先至更長之而規

杜氏非也。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

亳亳公至自伐鄭無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公至自會無傳以

觀兵而不會疏注以會至侵伐。正義曰劉炫云杜釋例自

辭向為此注而云不果侵伐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實無伐事故云不果侵伐也

劉不違此意而謂杜非也。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

也。晉音消。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二軍曾不無中軍唯上

有事二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疏正義曰以昭五

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更音庚

疏正義曰以昭五

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為二軍之征其軍知往而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魯公能復周公之室云公徒三萬鄭玄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率成數也則魯公復古制亦二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立之令軍多則貢事自咸為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二軍也若然昭五年全中軍書之於經往而若成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其後故政常甲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史持書之耳若國家自量疆弱其軍改或益國史不預書也向則魯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无三萬矣信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信公之時实有三軍自文以後全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又云鄭注詩公徒三萬以為三軍鄭答臨頌之問云公徒三萬為二軍者鄭隨問而答當以詩箋為正蘇氏又云鬼子紅革車千乘所以今不滿二軍者以當時米地眾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二軍二子各毀其乘以足之与前解異也周礼小司徒云

凡起徒役无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夫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六國三軍出自三鄉其蘇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魯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史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礼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出字革遽與出軍多少量敵疆弱就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无復定準成二年鞏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二鄉帥之昭十二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尔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上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曾東子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眾充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礼也膏肓何休以為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為与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說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謂三軍始專兵甲甲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義符村

### 士曰叔孫穆子曰請為二軍各征其軍

疏 注征賦至家屬。正義曰周礼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

王制云巾塵而不稅閔譏而不征經典之文通謂賦說為征  
故云征賦稅也往而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  
子欲令民即屬已已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言  
之請分國內之民以為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其  
望穆子亦便於已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乃穆子曰  
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穆子曰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

重故夏不能堪疏注政者至能制正義曰於時天子度微政在

以國若作三軍則為大國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云霸王重

貢之政將及於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能堪之言三軍不

自同大國自同大國則霸王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武子

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也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

乃盟諸僖閔僖宮之門疏注僖宮之門正義曰釋

巷舍間道也李巡曰閔巷頭門也詛即五父之衢五父

名在魯國東南詛以僖福之言也正月作三軍三

分八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壞

軍乘分以足成三軍乘繩諸反注疏注壞其至一二軍

反下並同壞音怪足將住反亦如字疏正義曰往而前民皆

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

之民以為己之法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

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

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

其部伍將領也令使各自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

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入者倍征不入

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駭使入已故昭疏季氏至

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疏倍征

大荒年

十六

耳民曰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邑是賦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民入官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也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皆私邑然故以邑言之

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

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疏孟氏至為臣正義曰昭五年傳追說此

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

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意以叔孫為主而先說孟氏言

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為己之臣叔孫所得子弟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

使子弟盡為己臣不然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

准以父兄歸公耳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疏注制軍至本言正義曰如上所分三家

盟詛之本言舍音捨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國民以為十

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二軍分國民若不如

是則三家不肯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使盡為臣以上是序

事之辭不然不舍一句是要與之語故云此蓋二家盟詛之

本言盟詛本言必應詳其但史家略鄭人患晉楚之

取其意而為之立文不復如本辭耳鄭人患晉楚之

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音幾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晉疾楚將辟之何

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楚弗敢敵而

後可固與也固與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

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另固與晉大夫說之

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說音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

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

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

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難乃且反。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四

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

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太子光所以京邑上。其莫晉荀

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疏。東侵舊

義曰昭十一年傳楚子云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是舊許為鄭邑也謂之舊許明是許之舊國許南遷而鄭得之。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

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向舒亮反。右還次于瑣北

而西為石梁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瑣素果反宛於阮反又於而反。圍鄭觀兵于南

門勸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濟隧上子禮反下音遂。鄭人懼

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

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

數伐鄭皆罷於道路。數所角反罷音皮。乃明載書曰凡我同盟毋濫

年濫積年穀而不分災。毋音無下皆同濫紆粉反。毋雍利專山川之利。雍於勇反。毋

保姦藏罪人。毋留患速去患。患他得反下同去起吕反。救災患恤禍

亂同好惡將王室辨助也。好惡並如字或讀上呼報反下惡路反辨將文反。或

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間間則之間茲命本或作茲。

盟注二司天神。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辨二司知其疏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壇十

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亦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

青亦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

青亦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



疏 注書行至不書。正義曰釋例國使以

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

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天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

流大理迂怒肆忿快意於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使曰鄭

子特顯行人之文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

稱行八之事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婁以同外內大

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諸以行人為名通及外內以

卿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竊喜之屬罪在其身鄭叔

警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使出故不稱行人從實而

書皆以罪之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

行人應命不能死節被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

也是言罪之於不稱行人則稱行人者皆無罪也鄭人先遣

告楚乃從諸侯故傳在會先也經在會。諸侯之師觀

後既成而後告執故書執在蕭魚會下。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

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

侯 二盟不 十二月戊寅會于葵魚 經書秋 疏 注

書秋史失之。正義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

以為會也在秋也傳言日月光次第分明是經繆史官失之也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 不相備也。斥

夜禁侵掠晉侯使叔盼告于諸侯 叔盼叔向也告

因。掠音亮許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

君聞命矣

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入德義如

音。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

懼蠲皆樂師名。正義曰樂師稱師

回反蠲古玄

疏

注懼觸蠲皆樂師名。正義曰樂師稱師

反又音圭

下稱賂以樂知此三人皆樂師懼觸蠲是

其名也服虔見下有鐘罇師罇即云三師鐘師罇罇師謂懼

乎能鑄乎三師必是能鐘磬  
廣車軌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  
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古曠反軌徒温  
反淳述倫反徐又之倫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

疏  
注廣車至耦也。正義曰皆是兵車而別為之名蓋其  
形制殊用處異也。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軌

車屯守之車也。或可因所用遂為名及其用之亦無  
常也。射禮數射筭二筭為純一筭為奇是淳為耦也。凡兵

車百乘  
他兵車及廣  
疏  
注他兵至百乘。正義曰編見  
服本皆云淳十五乘則凡兵車

百乘者更合言軌廣或軌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軌十五乘  
更以他兵車七十乘增軌廣共為百乘耳。知非軌廣之外更

有百乘而云兼軌廣者以上既言廣車軌車下云凡兵車百  
乘言凡是摠攝之辭故知摠上軌廣也。若然直言兵車百乘

於理自足上別云廣車軌車者以廣車軌車甲兵  
備足自外之車甲兵不備又別有車名非軌廣也。歌鐘二

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  
疏  
注肆列至一枝。正義曰以肆為列

者鐘磬皆編縣之在簋與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  
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

在一處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  
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

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鐘與磬全乃成為肆  
此傳於鐘即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處古今皆同其處不可

分也。與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鐘磬相對肆為全  
單為半。此傳言歌鐘三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

杜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  
此二肆皆為編縣也。下云及其鑄磬者鑄是大鐘磬是大磬

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玄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  
金奏故鐘以歌名之。晉語孔晁注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

云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鑄磬則鑄磬亦二肆肆之為名實由  
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鑄

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  
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別各三十二枚也。歌必先云云同。及

其鑄磬  
鑄磬皆樂器  
女樂二十八人  
晉侯以樂之

平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在四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疏  
八年至

和疏

八年至



正義曰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咸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鄆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相六也又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年七合諸侯孔晁云不數救陳與成鄭虎牢餘為七也如樂之和謂諸侯和同如樂之相應也無所不諧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于戲十年會相又伐鄭成虎牢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一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

音岳辭曰大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慙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

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幾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

鎮撫天子之邦幾鎮也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也便

○駿都通反注及下同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也攸所便

懷陳校 秋疏三十一

番左右亦是帥從便番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

角疏詩曰至帥從正義曰詩小雅采芣之篇也言美也言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

邦國也以有樂美之德政故為福祿之所同歸也既能鎮邦

國受福祿雖復疏遠之人便蕃然數來在其左右亦於是相

帥而來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以義禮以行

之行教信以守之行守所仁以厲之厲風而後可以幾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書曰居安思危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規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

人無以待戎待遇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

典也藏司盟之府有疏注司盟至之制正

義曰周禮司盟會高

則等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  
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  
之制者僖五年傳曰魏仲魏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不  
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

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禮也禮大夫有疏注禮大至賜樂。正義曰以魏絳

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周禮小胥云大夫判

縣士特縣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鄉射禮云縣于

洗東北而面設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是大夫得有鍾磬

之樂有功乃賜之正禮也唯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文樂

女樂房中私宴之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

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鮑先入晉

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

輔氏定輔氏渡河。御與鮑交代晉師已丑秦晉

戰于欒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耻易秦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台勅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

鄆鄆音邑。鄆音運。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

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疏注五年至以名。杜

於五年注以為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

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為兩注自相矛盾今知劉難非者

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弘冬楚公

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

台口遂入鄆乘勝入運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秋吳子壽夢卒壽

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

同疏注周廟至曰禮。正義曰社以下文周廟尊於周

知為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廟曠禱云敢昭告

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

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輒自立之則為非禮魯備有大

功德王命立之是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此是常禮特於凡

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疏注於

向其國。正義曰禮奔喪之記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

於寢師於朝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傳言於

外與彼於野同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疏同姓

向其國張帷而哭之耳。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

祖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

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

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祀周

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

於曼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

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共在而人

不

譽亦不敢致故曰若如  
人○譽音餘又如字○妾婦之子若而人  
言非適也適丁歷反

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  
**疏**  
及姑姊妹○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曰

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姊為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妹入火而救兄是謂父姊妹為姑姊也後人從省故單稱  
為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則曰先守

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逆

之  
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  
○公如晉朝且

拜士魴之辱禮也  
工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曰禮之  
○秦嬴歸

于楚  
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嬴音盈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

夫人寧禮也  
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  
**疏**  
秦嬴至禮也○

正義曰此事不見於經而傳自廣記以明禮之事耳楚共二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  
懷陳校  
秋疏三十一  
三五  
余取有

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案昭元年秦緘奔晉傳云其母曰弗去懼選緘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此注云父母既沒歸寧使卿者父母並在則身自歸寧若父沒母存身不自歸則亦使卿寧也杜云父母既沒連言之耳

附釋立日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一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二

襄十三年 盡十五年

杜氏

孔穎達疏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

郟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

邦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邦音詩任音壬。亢音浪反又音剛父音甫易以鼓反傳同。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

○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書勲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十六年傳

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備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

**疏**

注書勲至詳之。正義曰其書勞之。舍如字又音捨。與策勲一也。周禮王功曰勲事功曰勞對則勲大而勞小故傳變文以句之。註云書勲勞於策明其不異也。桓二年傳發凡例有告廟也飲至也策勲也。桓

懷陳校

疏三十一

一

葉采刊

十六年傳言飲至此年傳言書勞二者各舉其一所以反覆凡例以此知三事備行一禮則亦書之悉闕乃不書至耳所云備行一禮謂備行告至其飲至策勲則不可備行也何則告廟因行飲至舍爵而即策勲策勲飲至並行之於廟豈得不告至而在廟聚飲乎不告至而入廟書勞乎明其決不然矣但告至已後或飲至而不書勞或書勞而不飲至二事或有關其一者傳因獻子書勞復言禮也所以發明凡例釋例曰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得禮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於盟釋告明嫌他例不通故復摠云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此以明公之出竟當無不告及其反也則必飲至有功成策勲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禮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於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勲非唯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於廟也然則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勞告事而已。○夏郟亂分為三師。

郟師也經不稱師不滿

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

**疏**

註魯師至言之。正義曰

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郟彼是大夫將滿師故稱師此亦大夫將所將不滿二千五百人故直言取郟而不得言師也傳言



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

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始如樂厭黑將下軍魏絳位

之壓亦如故絳自新軍新軍無師將佐皆選。晉

侯難其八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

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難乃曰反或如疏也。正義

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選晉

侯選賢未得難用其人使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而士

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以從於下軍令下軍將佐兼

領之得慎舉之禮也周禮夏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

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八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

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帥皆中士二十五人

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帥皆小士十人有長而

此傳云什吏者夏官所云周禮之正法耳其量時制事未必

盡然尚書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為伍

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萬人為軍吳語王

孫維設法百人為行十行一在十旌一將軍引司馬法云一

人之帥執一或百人之帥執一或千人之帥執一或萬人之帥執一

鼓三者數人置帥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為軍或十人置吏也。晉國之民是以大

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

其下皆讓樂厭黑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汰音泰一人刑善百

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5 95 35 915" data-label="Text">

其心畢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

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刑善也疏詩

至善也。正義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儀善也刑法也孚信也

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言文王

之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言不讓也疏

平被使之入自稱已之功勞我所以特從正事者上上獨以

能者在下位則責尚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

下有禮而堯禹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

其亂也君子撫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

爭爭其鬪之爭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

也謂之民日德國家之懼必由之傳言晉

與楚子疾生曰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

十年亦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

多福多福謂為君少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鄆

以大去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

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禮長

疏注窀厚至葬理正義曰晉語云窀厚也說文云

長意同故厚夜猶長夜也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見之故春

秋謂祭祀也長夜者言夜不復明死不復生故長夜謂葬埋

也以其事施於葬故今字皆從死正意所以從先君於

禘廟者從先君代疏注從先至禘廟正義曰祭法云

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



廟頭考廟祖考廟此云祢廟即彼考廟也曲禮云生曰父死  
曰考考成也言正有成德也初近也於諸廟公最爲近也禮三  
年之喪畢則以西遷新士入廟是從先君代爲祢廟也計昭穆  
之次昭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昭穆比日代爲祖廟而言代爲祢廟  
者是從先君之近也請爲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  
不損曰靈戮殺不曰厲

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

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

若之何數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

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

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共。音恭下同夏戶雅反。吳侵

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

正十年

大流三十一

三

戒戒備也。子爲二覆以待我。覆扶又反。我請

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浦判五反。大敗吳師

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首。相弔恤。詩曰不

弔旻天亂靡有定言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疏不

至有定。正義曰詩。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疏。通以

事問為注土功至爲時。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疏日凡土功能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起而致用

水止而裁是土功之常節也本設此節以爲農事既間故

得用力於土功今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當在火見致用

之前當時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間故云土功雖

有常節通以事間爲時言時節未足時而事以得時故言書

事時也經曰冬城防滅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

是將軍城滅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

爾太宰石龜突猶在楚十一年楚人石龜突言於子

襄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

反注同注先征至征行正義曰先征五年而卜其吉凶

也者以謂征前五年而預卜之也征訓行也先二之行謹

征之至况禮之大者大禮遠行莫過巡守故知征謂巡守

時五載一巡守孔安國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

矣周官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王制云天子五年一

巡守傳云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

制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如孔鄭之言唐虞及夏皆五年一

巡守是卜征五年虞夏法也在周之世而遠陳虞夏法者

守者歲星天一周也虞夏五而歲至則行。正義曰禮記云卜壘

年一巡者五行遞王而徧也而歲至則行。正義曰禮記云卜壘

行五年習卜皆疏不相襲鄭玄云襲因也釋詁云祥善

也習其祥謂去年吉今年又吉也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

歲歲因襲則先王然後行巡守也傳稱卜不習言而得五

年吉者彼不習言謂不可一時不習言謂卜不

重吉此則每年一卜非相習也不習言謂卜不

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不習則增絕疏注不習謂卜不

曰不習者是謂不習吉也脩德改注不習謂卜不

行以六年為始又得五吉乃行也今楚實不競行人

執之至今

石龜突言於子

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

守征行。先征五年而卜其吉凶

也者以謂征前五年而預卜之也

征訓行也先二之行謹

征之至况禮之大者大禮遠行

莫過巡守故知征謂巡守

時五載一巡守孔安國云堯舜

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

矣周官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

殷國王制云天子五年一

巡守傳云天子以海內為家時

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

制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如孔鄭

之言唐虞及夏皆五年一

巡守是卜征五年虞夏法也

在周之世而遠陳虞夏法者

守者歲星天一周也虞夏五

年一巡者五行遞王而徧也

而歲至則行。正義曰禮記云

卜壘

而歲至則行。正義曰禮記云

卜壘

不相襲鄭玄云襲因也釋詁

云祥善

也習其祥謂去年吉今年又

吉也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

歲歲因襲則先王然後行巡

守也傳稱卜不習言而得五

年吉者彼不習言謂不可一

時

不習言謂卜不

重吉此則每年一卜非相習

也

不習言謂卜不

改卜

不習謂卜不吉。不習則增

絕

疏

注不習謂卜不

今楚實不競行人

位不偏則大臣睦然疾楚

則事晉固。為用之本或

作何用之

疏

止鄭至用之。正義曰貴者多

則勢相偏

於爰反

不偏則大臣睦而疾楚

以堅事

於晉為用之何須用此良霄

留之於楚

使歸而

發其使

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

晉是鄭

怨其君

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

猶愈乎楚人歸

之

使歸至愈乎。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

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

之

使歸至愈乎。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

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

之

使歸至愈乎。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

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

之

使歸至愈乎。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

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

之

使歸至愈乎。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

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

之

使歸至愈乎。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

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

之

使歸至愈乎。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

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

此今若放良霄使歸於鄭則鄭不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使之意蘇氏之說不然也良霄被執久留在楚今若歸之則怨恨其君以憎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令其國大臣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少差乎方言云病差謂之愈後年注以愈為差此亦當為差也服虔云愈猶病愈是愈為差之義也鄭玄論語注云愈猶勝也

經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

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誣晉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既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成霸功也吳來在會情徒卧及之故曰會吳向鄭地○其使所吏反介音界情徒卧及

十四年注叔老至鄭地○正義曰叔老聲伯子叔盼孫故以叔為氏也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為介禮之常也此會魯使季孫宿與叔老二卿會晉敬事兩國故以卿為介於例唯征戰重兵詳內畧外魯師出征伐則諸將並書其聘與會

懷陳於秋疏三十一

唯書使王其介不合書也晉人自是誣晉幣而益敬其使叔老雖則為介而晉為盟主亦列之於會魯人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傳稱宋華閱仲江會伐秦向之會亦如之則此會宋亦二卿華閱猶尚被貶仲江固不在列若二卿並敬其事俱得列會亦當並書於策何則盟主列之於會魯史無容略之也故傳言崔杼華閱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比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是齊宋衛三國之卿於此會也情慢不自整攝故貶攝人罪其身故去名氏猶序鄭卿之上從其大小舊次也在會情慢未是大充即加貶責若此是仲呈新意蓋欲督率諸侯獎成晉悼霸功故也必吳來在向諸侯就向會之故不序吳於列而云會吳于向與鐘離善道同也○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傳無○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

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巴未衛侯

以奔齊

諸侯之策書孫寤終衛侯春秋必生自取齊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賦也不書魯侯

諸侯之策書孫寤終衛侯春秋必生自取齊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賦也不書魯侯

諸侯之策書孫寤終衛侯春秋必生自取齊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賦也不書魯侯

諸侯之策書孫寤終衛侯春秋必生自取齊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賦也不書魯侯

諸侯之策書孫寤終衛侯春秋必生自取齊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賦也不書魯侯

諸侯之策書孫寤終衛侯春秋必生自取齊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賦也不書魯侯

諸侯之策書孫寤終衛侯春秋必生自取齊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賦也不書魯侯

告注諸侯至從告。正義曰二十年審子疾召悼子曰

孫林父審殖逐衛侯不言衛侯自出奔也仲尼脩春秋以其

自取奔亡之禍故諸失國者皆曰被臣逐之悉非其君自出

仲尼在不能自安皆不書逐君之賦所以責其君也北燕

伯款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並書名此不書名從告也釋例

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審殖出

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

逐者之名主以自奔為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

所逐之臣也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

於彼不在此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義在自出為罪不在名

與不名以其生國已足罪賤不假復以名責故史記隨并而

書仲尼依舊為定也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記之所

言當據春秋為義滅同姓名春秋既依用之則失地書名亦

是大例而杜云名與不名無義例者案經書衛侯燬滅邢傳

云同姓也故名其言與記符同左氏本有此例也失地書名

則傳無其事且記言失地者謂國被人奪非棄位出奔者也

州公如曹紀侯大去皆是失地之君經不書名亦不發傳知

失地之君不以名為賤也穀伯綏鄧六吾離來朝公羊傳皆

懷陳秋 秋臨三二 八 於左氏故杜 不為此說 無傳報 入鄆 秋楚公子

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

衛孫林父鄭公孫萬嬰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

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

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執莒

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務徐莫侯反。以其通楚

使也。○莒貳於楚故比年。將執戎子駒支。駒支名。范

宣子親數。○朝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

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

姓瓜州地在今燉煌。○迫音

百八古華反敷徒門反煌音皇

**疏**傳註四嶽至敷煌。正義曰周語稱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共之從孫四嶽佐之

昨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未嗣之孫四嶽官各大嶽也主曰嶽之孫焉姜炎帝之姓其

後變易至於四嶽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是四嶽為姜姓也下傳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是姜戎為四嶽之後

姜姓故稱姜戎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櫛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同說此事而云

允姓知姜姓之後又別為允姓也其姜姓是帝堯所賜允姓不知誰賜之也周語云昨四嶽國為侯伯謂為諸侯之長下

注云四嶽堯時方伯據彼文而知之乃祖吾離被苦蓋蓋苦之別名○被普支反○式

占反蓋戶韻反爾雅曰白蓋謂之苦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

**疏**注蓋苦之別名。正義曰釋器云白蓋謂之苦孫炎曰白蓋茅苦也郭璞曰白茅苦也今江東呼為蓋○被苦

蓋蒙荆棘。正義曰被苦蓋言無布帛可衣唯衣草也。我蒙荆棘言無道路可從肩榛藪也說其窮困之極耳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

食之中分為剖○女音汝下同剖音口反中丁仲反又如字今諸侯之事我寡

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洩息

列反徐音誥朝之事爾無與焉誥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誥起吉反

朝如字注同與音預注及下同復扶又反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

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

也昔秦至諸戎○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則秦晉共遷之也昭九年傳云惠公

歸曰秦而誘以來又似晉侯獨誘之也此云秦人逐之惠公與田乃是皮秦逐而自歸晉也三文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

明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傳是其實也昭傳土專責晉故指言晉耳此傳宣子施恩於

戎故言被逐歸晉助支順宣子之言故云秦謂我諸戎貪土地逐我諸戎秦本貪其土地而遷也

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裔以制反胄直又反

母

是翦棄翦削也。音無。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

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

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

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於是乎有殺之師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

戎荷之荷其足也。捕音步。徐又音賦。荷居綺反。與晉踣之踣僵也。蒲北反。又蒲

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自役與我諸戎相

繼丁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中

也二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

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

於會亦無曹焉曹悶也。過他歷反。贄音至。不與音預。曹莫贈反。徐又武登反。一音武忠反。

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蠅似乃反。愷開在反。悌徒禮反。下文及注

宣子辭焉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

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

使經所以並書二卿介音界。使所吏反。注同。○吳子諸樊既除喪乘之長子

德陳校 秋疏三十二 范元一

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札季札則八反少詩照反

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

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

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

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適丁歷反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

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好音于傳直事反○夏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在十

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三經

不爾音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爾音涇水出安定朝

如字如涇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

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疏注詩邶至

義曰此詩本文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淺則厲淺則揭釋水

全引下三句而釋之云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繇膝以

下為揭繇膝以上為繇繇帶以上為厲李巡云濟渡也水深

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曰揭裹衣

裳也以衣涉水謂解也詩意言遇水深淺期之必渡也子賦

此詩言已志在於必濟也魯語云叔向見叔孫穆子曰

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召南宮縠與司馬曰夫苦匏不

豹於人共濟而此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附縠矣叔向之

意取匏有苦葉為義此注取深厲淺揭為義者穆子上賦此

詩不言所取之意未必叔向由得其情杜以厲揭為義切於

取匏有苦葉故不從國語而別為此解叔向退而具舟魯人共先

濟鄭子矯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

與莫其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

而勸之濟濟涇而次言其宮括所以書於伐秦之說音悅秦人盡

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矯帥鄭師以

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械位逼反不

獲戎焉秦不服疏不獲成焉○正義曰此役止為報櫟之敗非欲求與秦成而云不獲成者凡與

師伐國彼若服罪謝過即當相與和平故注解其志不獲成

為者止謂秦不服也服度云不得成戰陳之事案傳諸伐國

首皆服之而已不長皆成戰陳之事此何以獨云不獲成戰也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欒黶曰

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欒黶是偃

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莊子曰夫子命從師

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伯游曰吾

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師不和恐之為秦所禽獲○遺之也亦反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

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

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敢不恥乎與

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士鞅子欒黶謂士句

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

而子殺余之弟也非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

秦欒黶以修誣逐士鞅也而女也○後疏註欒黶至女

昌氏反本或作麥又尺氏反女音彼

也○正義曰

類反下乃止皆同

狀二子謂荀偃○帥所類反下乃止皆同



樂臧自以家有二位耻其無功與士鞅共馳秦師非執召之是誣逐士鞅也

於是齊崔杼宋

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情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

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書於

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秦伯問於士鞅曰晉

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

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

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武子

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以矣而厲

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

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獻公戒孫文子籌惠子食勅戒二子

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宴食儀禮公食大夫禮者三國

之君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已之大夫亦當放之而迎送若拜

之儀有差降且也禮云比進食之禮左般右哉鄭云此大夫

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之

言大夫與賓客禮食尚放公食大夫禮明知國君與臣禮食亦

當放之公食大夫之禮其禮甚大衛侯雖則無道不應與臣

禮食而得棄之射鵠如是公自勅戒二子欲則

為宴食宴食之間燕無事力口臣與之共食耳比皆服而

朝服朝服待疏注服朝服正義曰言服而孰明朝服

是以禮見君故服朝服公食大夫之禮賓朝服則臣於君雖

非禮食亦當日旺不召野晏也而射鵠於園二子

從之

從公於園。射食亦反。園音又。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皮冠由獵之冠。

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

疏

注皮冠至與食。正義曰：此公射鴻於園，而冠皮冠，明皮冠是田獵之冠也。且虞人

掌獵，昭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楚

子皮冠以出，出田獵也。是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禮司服

云：凡甸冠也。服鄭玄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

素，責以為裳。是服諸侯視朝之服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

朝服而田，異於此也。昭十二年傳又云：右尹子革以王見之

去皮冠，杜云：敬大臣是君敬大臣宜釋皮冠。既不釋皮冠，又

不與食，二子所以怒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

孫蒯，孫文子之子。使所吏反，又如字。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

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

反，樂亡悲反。本或作涓拳，音權。大師辭師曹請為之

辭以為不可。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也。誨，教

師曹樂人。妻必，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二百。故師曹欲歌

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不辭，故

音。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并必，疏。戚，正

義曰：孫子衛朝，入臣，食邑於戚，其子先分兩。而入見，遽

覆將若之何。伯玉遽瑗。遽，其居反。對曰：君制其

國臣敢奸之。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

差否。愈，羊主反。遂行從近關出。難難作欲速出竟。同

關界上之門也衛都不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欲速之出竟故從近關出也公使子矯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子疑孫

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

公如鄆鄆音綃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

之使往請和也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

河澤濟北東阿縣西南古入澤野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

同注公徒至執之○正義曰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

公可言與之戰耳不得言執之也且文承敗公徒下豈敗公

也故杜以為公徒因敗而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

散亡野人為公執散走者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

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三追公二子佗與差為

徒何反差初佳秋頭三十二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背

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

字皆同或一讀射而禮乎射食亦反下及注除禮射一

食夜反背音佩中丁仲反射兩鞬而還鞬其俱反徐又

古豆反鞬於革反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

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孫丁授公轡而射

之貫臂貫佗臂○貫古亂初尹至貫臂○正義曰

一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翟孺子疾作庾公之斯至曰

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

小子學射於尹公之佗尹公之佗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

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

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

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辯七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

傳應是實也○注鞬車鞬○正義曰說文云子鮮從公鮮

鞬車鞬下曲者服虔云車鞬兩邊義馬頸者子鮮從公鮮

王恭刊

公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定姜

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適丁歷反有罪若

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元君有

冢外以為師保而蔑之三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舍音捨此必二

也反余以巾擲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

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妾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擲側乙反疏暴妾使余

言暴虐使余如妾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厚本或作邱音同弔于

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也弔恤有臣

不敏敏達也疏有臣不敏○正義曰君不赦宥臣亦

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

對大叔儀衛大夫○洩息列反大音泰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

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

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好呼報反重

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

叔儀以守守於國○語魚有母弟鱣以出或無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

邾齊所滅邾國○鱣徐市簡反又音專邾音來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貪右

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殺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從才

用反又如

辭曰余不說初矣

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

同

**疏**

余不說初矣。正義曰言余之不說於君初即然。不得已而從之出耳非是愛君而從在道始悔而反

也。余孤裘而羔袖

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前已難從。君出其罪不多。袖本又作葵在

反

**疏**

孤裘而羔袖。正義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錫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是裘之用皮狐貴

也。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

剽穆公孫。剽匹妙反。一音甫遇反。字林公召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聽盟會之命。○相息

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

亡而不變何以復國

武仲不書未為卿。○言魚變反。徐作寤音。言弔失國曰言糞土

懷陳公

秋疏三十二

一七

熊

子及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

順道。臧

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

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

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

成國大國。○舍

**疏**

注成國大國。○正義曰周禮

之位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

之。考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成國乃得半

天子之軍當以公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也諸侯

等唯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此據禮正法耳春秋之世鄭置

六卿未必不為三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

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榮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知音智長丁丈反。盈

生六年而武子卒葬士魴子也十三年荀至士魴卒。葬亦幼皆未可立也新

軍無帥故舍之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

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

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

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

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為之貳貳卿佐。出如字徐音黜仰本亦作印音仰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子之副貳者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

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暱女乙反。

過則匡之匡正也定則救之

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

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

懷古校 秋疏三十二 六

注謂大至則書。正義曰周禮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  
史官有五名知此史謂大史者以傳稱齊崔行弑其君云大  
史書之知君舉則鼓貝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瞽  
書皆大史書也。鼓貝為詩音古盲莫庚反風芳鳳反。

注瞽盲至風刺。正義曰周禮樂官大師之屬有瞽朦之  
鄭玄云凡樂之歌必使瞽朦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  
師鄭眾云無目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朦無目是盲  
者也詩者民之所作采得民詩乃使瞽人為歌以風刺非瞽  
人自為詩也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陳曲  
韋昭云公以下至上士各獻諷諫之詩瞽陳樂曲獻之於王

是言瞽為工。用咸諫。工樂人也。誦箴諫。注工樂至  
歌詩之事。工。樂人也。誦箴諫。注工樂至  
義曰儀禮通謂樂人為工工亦瞽也詩辭自是箴諫而箴諫  
之辭或有非詩者如虞箴之類其文似詩而別且諫者萬端  
非獨詩箴而已詩必播之於樂餘或直誦其言與歌誦小別  
故使工瞽異文也周語云師箴賸賦矇誦亦是因事而異文

耳大夫規誨。規正諫也。鄭玄詩箋云規者正  
圓之器以愚親正君曰規然則物有不圓者規之使圓行有  
不周者正之使備猶規正物然故云規正諫誨其君也。

懷陳校。秋疏三十一。十九。五能。

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庶人謗。庶人不與  
則誹謗。與音預非如字本。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  
或作誹音亦同又南味反。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  
過失不得諫爭得在外誹謗之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  
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周語厲王  
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為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  
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為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周  
語云庶人傳誣庶人亦得傳言以諫上。商旅于市。陳

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正義曰旅陳釋詁文  
正。物以諫君也易云商旅不行旅亦不商此云陳者彼云  
商旅不行故以旅為商此文連行市若以旅為商且云商旅  
于市則文不成義故以旅為陳也劉炫云王制言巡守之事  
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鄭玄云市典

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此亦彼類彼  
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為求利非欲諫君但觀所陳  
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百工獻藝。獻其  
故亦為諫類則齊鬻踊之比是也。

百工獻藝。獻其  
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百工獻藝。獻其  
故亦為諫類則齊鬻踊之比是也。

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百工獻藝。獻其  
故亦為諫類則齊鬻踊之比是也。

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百工獻藝。獻其  
故亦為諫類則齊鬻踊之比是也。

使喻政事。疏百工獻藝。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審曲

救其綺反。疏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鄭玄

云五材各有工言百被言之也則工是巧人能工五材金木

水火土者也此百事之工各自獻其藝能以其所能譬喻政

事因獻所造之器也喻以諫也即故夏書曰道人以

木鐸徇于路逸書通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

反又子由反鐸待洛反。疏注逸書至之言。道在山反徐又在幽

狗似後反鈴力丁反。疏注逸書至之言。正我曰此在

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

有常刑此傳引支略去每歲孟春直引適人以下乃以上月

孟春結之殷勤以示歲首百必然也孔安國云適人宣令之

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也周禮無道人之官使云其

或不共邦有常刑是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也木鐸徇路是

號令之事孔言宣令之官社必以為行人之官者以其云徇

於道路故以為行人之官采訪詞誥者與孔宣令之官其事

不異劉炫以為社不見古文以道人為宣令之官徇路求諫

而規社不見古文誠如劉說然社之官師相規大夫

所解於義自通苟生異見其委非也。官師相規大夫

自用疏注官師至規正。正義曰杜意謂師為長故以官

規正疏師為大夫言大夫是羣官之長大夫自相規正案

疏

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審曲

疏

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鄭玄

疏

云五材各有工言百被言之也則工是巧人能工五材金木

疏

水火土者也此百事之工各自獻其藝能以其所能譬喻政

疏

事因獻所造之器也喻以諫也即故夏書曰道人以

疏

木鐸徇于路逸書通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

疏

反又子由反鐸待洛反。疏注逸書至之言。道在山反徐又在幽

疏

狗似後反鈴力丁反。疏注逸書至之言。正我曰此在

疏

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

疏

有常刑此傳引支略去每歲孟春直引適人以下乃以上月

疏

孟春結之殷勤以示歲首百必然也孔安國云適人宣令之

疏

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也周禮無道人之官使云其

疏

或不共邦有常刑是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也木鐸徇路是

疏

號令之事孔言宣令之官社必以為行人之官者以其云徇

疏

於道路故以為行人之官采訪詞誥者與孔宣令之官其事

疏

不異劉炫以為社不見古文以道人為宣令之官徇路求諫

疏

而規社不見古文誠如劉說然社之官師相規大夫

疏

所解於義自通苟生異見其委非也。官師相規大夫

疏

自用疏注官師至規正。正義曰杜意謂師為長故以官

疏

規正疏師為大夫言大夫是羣官之長大夫自相規正案

練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冒半舟之隘要

而擊之於懈反要一遙反既於責反

楚人不能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子囊



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八公子宜穀傳言不備。王

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刻夏位時以能而使之傳稱益舉其終。

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高

民世作大師以表東海州報也表頭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右音又勝

才也。師保萬民。正義曰師法也保安也言六公與民疏為法而民得以安也尚書秦誓武王數紂之罪云

放賊師保孔安國云可法以安者反放賊之謂良師為民之師保也。王室之不壞繫伯

舅是賴繫發聲。壞也字非。疏王室至是賴。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

云懷柔也孫也。懷繫鳥兮反。不壞柔諸侯恃蒙齊桓之

臣正也孫也。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懷社疑不注當謂王室

之不傾壞者唯伯舅大公是賴也。今余命女環環齊靈

女音皮環戶關反也。茲率魯民之典纂祭乃祖考無忝乃舊

敬之哉無廢朕命蔡繼也因昏而加奮顯。晉侯

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事君當討。對曰不加

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則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

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

音通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

存國之道也仲虺馮左相。虺許鬼。疏。仲虺至道也

書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孔

安國云弱則不之聞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

道則推而亡之存道則執而固之王者如此國。君

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冬會于戚謀定衛

也定立。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

**始貳**

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之因疏注

觀之。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各全羽為旌析羽為

旌道車載旗游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米繫之於

旌之上所謂注旌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

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是也析羽為

旌王者游車之所建也鄭玄唯言全羽析羽有五采耳猶不

辨羽定何羽周禮有夏采之官鄭玄云夏采真翟羽色禹貢

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出或無或染而羽象而

用之謂之夏采其職云掌大喪以乘車建綏適于四郊鄭玄

云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旗夏采氏之綏則旌旗有是綏者或

以旌牛尾為之發於幢上所謂注旌於干首者釋天云生旌

首曰旌李巡曰以旌牛尾者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

旌上也下亦有旒縹縹彼諸文言之則羽旌者有五采鳥羽

又有旌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

故有全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而於干首猶自別有絳為

旌縹縹之於干今之旗獨尚然也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

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齊人建以赴會當是

羽之賤者故以為析羽不然則無以知之計羽毛所用真費

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此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四年晉

人假羽旌於鄭皆假之他國音。楚子囊還自伐吳

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楚徙都郢未有城郭

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夢說而

**君子謂子囊忠君盡**

不假於遺言見意。見賢論反

**不忘增其名**

謂前年益君為共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

**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

**望忠也**

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

即為萬民所瞻望。行下孟反注同

**疏**

一行歸于

義曰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注云城郭之域曰都言都

人之士所行。女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未**

**及向戌盟于劉**

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正義曰

皆直云及其盟不言地者往在國與之盟也此言盟于劉者

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如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楊也釋例

劉地闕蓋魯城。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

命則成故不言逆女。疏。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

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以公劉氏此劉夏當田是也

天子即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釋例曰天子公卿書字以名

相配以劉夏非卿稱名故云天子卿書字以決之傳稱卿不

行故云劉夏非知以對之皆望經傳為義也或以為無爵卿

言字杜何意於此獨舉無爵之卿也諸侯之娶言逆女此與

逆女也則炫云甸公天子公卿書字者以夏為士則

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字師即此劉夏釋例以夏為士則

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是步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

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之白書字夏非卿故書名如夏

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夏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於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

敢至。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也傳八月無丁巳丁巳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

周卒。四同盟。疏。注四同盟。正義曰周以成十八年即位

九年于戲十一年于嘉城北比。其年盟于虛打襄三年于維澤五年于戲

傳十五年春宋向成來聘且尋盟。報二在魯

見于盟獻子尤其室。尤責。曰子有令聞而美

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

重勞且不敢問。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卻不行非禮。

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初過魯告昏故不

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迎而公臨之故曰卿不

行非禮○過古○疏○注官師不非禮○正義曰祭法云官師

禾反監工街反○疏○朝鄭玄云官師中士下士也釋例云

元士中士稱名劉夏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代

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故劉夏從單靖公而譏卿不行也相

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經書祭公不至魯也祭公言來遂

唯書○夏知劉夏獨過魯告昏靖公不至魯也祭公言來遂

逆此劉夏不言來遂逆者彼祭公命魯主昏則是凶來遂逆

心不命魯主昏直過魯告昏故不言來遂也公羊谷梁亦皆

且云過我也此公就行矣唯譏卿之不行不譏王不親逆是

知於禮天子不親昏使上卿迎而公臨之故唯言卿不行非

禮也釋例據此傳知天子○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

當使公卿天子不親逆也

**公子罷戎為右尹焉為子馮為大司馬**

音反又戶買反焉于變疏注子馮叔教從子○正義曰案

反馮皮冰反從才用反疏此本為艾獵是孫叔敖之兄馮

是艾獵之弟則為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為

艾獵叔敖為一人焉是叔敖之子也本轉寫多誤杜當考得

其公子棄師為右司馬八公子成為左司馬屈

**到為莫敖**

屈到屈蕩子○素音八公子追舒為箴

**尹**

追舒莊王子子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

**尹以靖國八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

**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

無覩覩以求幸○  
八徐音自前疏屈蕩為連尹○正義曰服虔云連尹射官言

觀音與○疏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為之何

**嗟我懷人真彼周行能官人也**

詩周南○真置

人嗟嘆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備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

為急○真之政反下同行戶郎反注及下同備音遍下同

**疏**

注詩周至為急○正義曰周南卷耳之篇也序云后妃

之志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詩人述其意后妃

噫言我思得賢人置之使備於列位是王及公侯伯子

男甸采衛大夫夕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

侯大夫各任其職則矣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志也天子所居千里曰甸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

言侯男皆舉也在音壬所音初疏王及至行也○正

主輔王求賢置之於公卿以下之位耳非欲更別志賢置之於王位也但公卿以下尚欲使之皆賢豈欲王之不賢乎雖不欲他賢代王而欲使王行益賢也以周訓為編言備在列位故自士以下及公卿之內大夫以上皆言之各以賢能居

其列位是詩人所謂周行也計后此之意亦下及士但傳以士卑故言大夫耳詩往往以周行謂周之列位此注云周

編者斷章為義與詩說不同也此云能官人者謂能官用賢人為公族以下王則天之所命非人所用兼言王者王臣天

位備行善政則足為能官人故社云自王以下各任其職鄭尉氏司氏之亂其

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

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

與師伐師慧樂師也茂慧其言○二月公孫

黑為質焉公孫黑子哲○質音致哲星歷反司城子罕以堵女

父剝翻司齊與之良司臣而挽之賢而放之託

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卜子罕以司臣託季鄭人

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疏鄭人醢之三人○正義曰以文承司臣之下

其亦醢司臣師慧過宋朝將私焉便私小其相曰

朝也相師者○相白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

乘之非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政也子產相謂

子產相謂

子產相謂

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產繼而輕相國子  
○口勿以取反輕也。賂音蒙為于為反。下文為之收之同。

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于罕能改過。夏齊侯圍成貳

於晉故也。不思朝也。故助伐魯。於是乎城成郭郭郭也。郭音和。

邾人伐我南鄙邾音故。邾音故。使告于晉曰晉將為會

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也。邾音故。邾音故。晉侯有疾乃止冬

晉悼公卒遂不克見會為明年會。漢梁。傳。漢古歷反。鄭公孫

夏如晉奔喪子矯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音。故鄉共葬。共音恭。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

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

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

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不若有其寶。正義曰我得不能貪女。

得其玉是我女。私其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

鄉言必為盜所害。喪息浪反。納此以請死也請死。子罕不實諸

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

賣玉所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堵音富。堵音富。堵音富。

堵音富。堵音富。堵音富。

堵音富。堵音富。堵音富。

堵音富。堵音富。堵音富。

堵音富。堵音富。堵音富。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二



